好一幅笔酣墨饱、神采飞扬的大字

有志者和他的妻子

报告文学

翟念曾

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！

这幅书法悬挂在秦川科教机具厂厂长朱竟成的办公室里，寄托着主人公的思想、抱负和追求。

朱竟成和妻连秀娟是上海机电工业学校的同班同学。他是班长，秀娟是团支部书记，可两个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。朱竟成热情好动，兴趣广泛，象一团熊熊的火；秀娟却性格内向，稳重温柔，象一池沉静的水。人常说：夫妻之间总是互相补充，性格不同才有吸引力。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吸引，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

二十年前，他们一起分配到宝鸡秦川机床厂。二十年后，朱竟成真的“事竟成”了！1984年9月，厂里动员大家招标承包科教机具厂。老天爷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厂啊！几间油毛毡工棚，一百多个家属工，大部分是老弱病残，还要担负着六、七十个退休工人的生活费用。厂子没有什么定型产品。依靠洗旧棉纱、压面条、办托儿所勉强维持。朱竟成脱颖而出，提出要承包这个厂。很多人大惑不解：他是疯了还是傻了？放着大厂的技术员不当，却跑到集体小厂担风险，图个啥？朱竟成却说，“正因为厂子小，有困难，我才要去改变它，这才活得有滋有味！”

在五个投标人中，朱竟成的承包方案最佳，一举中标。他走马上任，首先抓住开发新产品这个关键。他走东北，奔江南，闯新疆，下四川，调查研究，了解市场需求。他发现，随着家用电器的广泛普及，塑料包装工业需要大发展，而塑料机械就成了紧俏产品。他借助大厂的技术力量，研制成功了预发泡机。这种产品利润高，销路快，再加上质量又好，所以第一次订货会就订出去了二十多台。一台二万八，产值一下子就达到五六十万。

首战告捷，他又引进了二次预发泡机，这在全国还是唯一的厂家。朱竟成说：“我的厂子不大，可我的心不小。要造就造全国第一流的产品！”他跑到长庆油田，发现我国石油的含蜡量太高，日本不愿用我国石油，却要舍近求远去买中东的石油。长庆采油二场一年要花300多万元清蜡，损失许多原油，还浪费不少人力。他回来后，立即带领职工研制清蜡排液阀，制成后送油田试用，效果很好。如果批量使用，一年可为长庆采油二场节约250万元。全国有多少油田，有多少采油场啊！真是一镢头挖出了个金娃娃！

朱竟成认识到当厂长不仅要会抓生产，还要会抓经营，他和全国一百多家塑料制品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。有一次，上海塑料七厂的张厂长来厂洽谈生意。刚来后第二天就急着要回上海。原来是他的父亲得了癌症，他一直放心不下。朱竟成听说新发的核桃枝治癌症有效，就立即派两个民工回家砍来新发的核桃枝，亲自给张厂长送到宾馆，张厂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后来，朱竟成收到张厂长从上海的来信：“治疗有效”。他马上又派人砍了一大捆核桃枝，托上海出差的人给张厂长送去。张厂长感慨万端：“你的一片诚意把石头也能暖热啊！”

朱竟成当了厂长，从没想给自己捞一点油水。1985年，他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，厂里发给他五千元奖金。他把钱平分给助手们，自己一分钱也不多拿。对职工，他体贴入微。全厂一百零八名职工，谁过生日就给谁放假一天，表示关怀。他说：“咱厂一百单八将都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咱们钱不多，不能大摆宴席，让你休息一天也代表了全厂职工的心意！”有个解除劳教的男青年，到哪里都没人要。朱竟成就把他要到自己厂里，象亲兄哥一样对待他。这使他深受感动，进步很快，现在已提前转正定级，成了生产上的一把好手。

朱竟成敢抓敢管，赏罚分明。他说：“奖要奖得人眼红，罚要罚得人心疼。”1986年厂里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他给每个职工奖了一条毛毯。1987年，厂里盖起了新厂房。离家远了，他给每个人奖了一辆自行车，职工上班谁还好意思迟到呢？下班时分，厂里飞出一辆辆崭新的梅花牌自行车，车也闪亮，人也精神，多风光，多气魄啊！吸引得过路行人注目观望，啧啧赞叹。

朱竟成整天忙得手脚不闲，家务事一古脑堆到了连秀娟身上。这位检查科的党支书，工作上出色，干家务也是一把好手。他带着三个孩子，买菜，买粮，做饭，洗水，辅导孩子学习，哪样事情不得花费精力？可他把丈夫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。丈夫的事业搞好了，她喜上眉稍，做些可口的饭菜表示祝贺；丈夫工作遇到了困难，她焦虑不安，常常陪他琢磨到深夜。有一次，厂里几个女工夜班时跑去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朱竟成发现后，就毫不客气地扣了他们每人20元奖金，并让他们当众检查。有个女工不服，叫来了两个小伙子，在傍晚时分闯进了朱竟成的家，企图动武。连秀娟义正辞严，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小伙子说：“找朱竟成算帐，他欺人太甚！”连秀娟毫无惧色，“这是我的家，现在我让你们出去！”说完，就向女儿示意。聪明的女儿心领神会，立即给保卫科打了电话。小伙子被带走了，两天后，他们老老实实地登门赔礼道歉。

有位作家说过：“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。”朱竟成大刀阔斧地搞改革，连秀娟也毫不示弱。今年八月，检查科招标承包，连秀娟超过了六个竞争对手一举中标。有人说：“男人在外边干事业，女人把家务搞好就行了！”她说“男女都一样，男人能发热，女人也要能放光！”她上任以后，首先抓领导班子的建设，安排退居二线的老科长负责技术工作，一个一个找职工谈心，使全科一百多名职工拧成一股绳，现在正齐心协力迎接国家机械委的全面质量管理检查验收呢！

朱竟成和秀娟你追我赶，科教机具厂旧貌换新颜。当年破旧的小平房变成了高大的厂房；当年只能洗棉纱、压面条，如今生产出了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塑料机械系列产品。朱竟成并没有满足，他的“野心”大得很。过去是大鱼吃小鱼，现在他要小鱼吃大鱼，要和大厂联营，成立秦川包装机械制造公司，决心和上海的大厂家们比比高低！

我望着朱竟成和连秀娟神采奕奕的面孔，不禁深深地感动了。在这对年轻夫妇身上，竟有那么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头，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。改革的大潮，使他们成为一对搏风击浪的勇士，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。

祝福你，有志者，未来是属于你们的！

蓝色的旋律

匡　燮

有条河，叫倒淌河。普天下的河都是从西向东流，这条河却从东边的山上流下来，流进了青海湖。别小看了这条河，不大，弯弯曲曲在草丛里钻进钻出，据说，那是文成公主的眼泪呢，泪流得太多了，就成了这片蓝色的湖。不信？蓝色原就是神秘而忧郁的颜色呵。

他不信。

青海湖会是一个女人的泪水积成的？

青藏高原太高了，海拔三千米。三千米下是一个海，三千米上是一个湖。湖水泛着幽蓝的光。湖周围是草原，草原上开着各色各样的花。草原周围是连绵的山，山有峰有谷，谷里有丰茂的草，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，山外有一点点的白色的帐篷。人是稀少的，多的是伟大的肃穆和这一片俏丽的湖。

俏丽吗？

他很想把她想象成一位飘逸的仙女，或者是在那座辉煌的寺庙里见过的那位多情的度母，那是位美神，是整个儿一个民族对美的追求的凝聚，是山川日月的灵气之所钟，是地设天造的一个完美无缺的精灵。但是，他不能，这湖太浩瀚了，那样的一片波涛浩渺，那样的千万顷旷无际涯的蓝，蓝……仙女和美神都不配她，在她面前，她们都显得纤巧了些。

他只好寻找着自己的感觉。

说来好笑，汽车在湖边飞奔的时候，热情的青海人就指着窗外对他说：“看，那就是青海湖了，我们正沿着她跑呢。”可是，他竟没有看到湖。看到的是一片狭长而迷蒙的大戈壁的沉寂，天上有浓浓的云，是灰色的，只有那一道道同样狭长的黑色是生动的。“一川碎石大如斗，”那黑色是无数巨石的队列吗？

“可是，湖呢？”他执拗地问

青海人笑了：“不就在眼前了吗？”

眼前？眼前又是那些一条一条生动的黑的色，却就一道一道的排上去，去衔接黯淡的天像看台。而定睛看时，那一道道生动的黑，就颤颤地抖动了，他便马上发了呆：真的是湖呀。怎么是一个矗起来的湖呢？湖能像树一样向上长？而那湖也就愈奇了，他直直地向矗着的湖走过去，湖便缓缓地向下平，他站着不动了，湖又陡地矗起来。于是，他发一声喊，朝湖奔去，湖也径直向地平下去了，而那一条条生动的黑，也随即是了满湖的浪涛，翻翻腾腾，向着远方滚去，便在大地的那一边向下低，漫出个淡淡的弧来。他站在地球之巅。

青海湖！

“海便是海，湖便是湖，到底是海还是湖？”

他再次地迷茫起来了。

迷茫什么呢？”他很快自嘲地笑了。他很不喜欢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。

“是海也是湖了。”他调整着自己的思路。

“过去曾经是海。那是许多年许多年以前的事了。这地方的确是一片大海。又是许多年许多年以前的事了，海到东方去了，留下不走的，就成了今天的湖。也许明天又会是一片海，而后天呢？还会是一片湖吗？”

他的独白。

青海湖就是青海湖。

论成败

若　白

中国有句古语：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，从而注定了一个人要奋斗，便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成得起，败不起。

刘项争雄，刘邦胜，汉室立，项羽则落得个“霸王别姬”。司马迁虽为他立了“本纪”，但在世人看来，他只是个草莽武夫而已。北宋那位拗相公王安石，改制革新何尝有坏意？结果削职罢相。戊戌变法维新，六君子后被枭首示众。

近几十年，我们亲历的事实是，一个人一旦犯“错误”，就从此“永世不得翻身”，即使是功臣元勋，概莫例外。以今而论，中国女排曾经荣获过“五连冠”，为国争光，很是气派风光了一阵。然而后来输了球，丢了金牌，立即遭到一场“国骂”。再说，青年学生高考中榜，便备受夸奖，好象就是天生的神童，一旦落第，就是没出息的窝囊废。一个干部被提拔荣升，马上有人祝贺捧场，简直就是完人。倘若落选或败阵，立时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，甚至连小时穿过开裆裤也是不光彩的证据了。

至于失败者自己，从此也失了自信，脸上无光；即或有东山再起之图，遭到的也是讥讽和鄙夷，只有学乖，看破红尘，消沉下去。

于是，庸官、明哲派、随大流安于现状者日多，敢于创新、改革和标新立异者日少，社会失了生机，改造和进步十分艰难。

败者可悲亦不悲，成者不悲亦可悲！

“东西”小考

董邦耀

如今市场上交易，叫买东西。为什么不叫买南北呢？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过。

据《宸垣识略》记载：明崇祯皇帝有一天在紫禁城游艺堂闲坐，突然向一位大臣提问：“今市肆交易，止言买东西，而不及南北，何也？”这位大臣被问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作答。赶紧去请教大学士周延儒，这周延儒本是崇祯皇帝的辅臣，当朝宰相，学识渊博。他答道：“南方火，北方水，晨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勿与者，此不待交易，故惟言买东西。”皇帝听了，称赞说：“善善”。

只言买东西，而不言买南北，由来已久。据说，宋代著名学者朱熹，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了他的朋友盛温如，正拎着一个空篮子上市，朱熹问道：“你去作甚？”“去买东西”。“难道不能买南北吗？”朱熹又问。古人把东西南北中与金木水火土相配，称为五行。盛说：“东方属木，西方属金，凡属木类、金类的，我这个篮子就能装得下。南方属火，北方属水，凡属火类、水类的，我这个篮子就装不下。所以，只能说买东西，而不能说买南北”。

汉代著名思想家荀悦《申鉴》说：“汉时俗有方忌”。“南方火也，居之不煖。北方水也，踏之不沉”。“商家门不宜南向，征家门不宜北向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人对南北是有忌讳的，是一种俗嫌，沿袭下来，便对东西有了偏爱，这便是只言买东西而不言买南北的根由。

刊头设计　秦国栋

本版编辑　杨乾坤